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第三回 趙匡胤一打韓通 勾欄院獨坐龍椅

詩曰：萍水相逢一巨豪，任他梗化豈能逃。

心懷別弊神堪接，力欲除姦氣自高。

國典滿期行色動，村醪過量意情驕。

本來賦性應如此，未濟何妨試一遭。

話說趙匡胤遊玩勾欄，遇著了韓通，彼此爭嚷幾句，那韓通大怒，舉手便打。匡胤見他勢頭來得凶猛，側身閃過，復手也還一拳。韓通也便躲過。兩個登時交手，朴朴的一齊跳出房來，就在天井中間，各自丟開架子，拳手相交，一場好打。但見：

一個是開朝真主，一個是興國元臣。一個是打遍汴京無敵手，一個是橫行大郡逞高強。這個要依六韜呂望安天下，那個要學三略黃公定太平。這個是金雞獨立朝天蹬，那個是鷓鴣翻身著地鑽。這個是玉女穿梭，那個是黃龍背杖。好個拳棒雙全韓二虎，遇了膂力超群趙大郎。看他虎鬥龍爭，顯出你弱我強。

當下二人各施本領，盡力相交，直打到難解難分之際，未分高下。畢竟匡胤是個真命帝主，到處便有神助，此時早已驚動了隨駕的城隍土地，那城隍護住了匡胤，土地忙把那龍頭拐杖望著韓通的腳上一拐，韓通就立身不住，匡胤見他有跌撲之意，就乘勢搶將進去，使一個披腳的勢子，把韓通一掃，蹶的倒在地下，一把按住，提起拳頭，如雨點一般，將他上下盡情亂打。韓通在地大叫道：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」匡胤喝道：「你這死囚，還是要死，還是要活，若要活時，叫我三聲祖爺爺，還叫素梅三聲祖奶奶，我便饒你去活。若是不叫，管教你立定黃泉，早去見閻羅老子。」韓通道：「紅臉的，你且莫要動手，我和你商量，俺們一般的都是江湖上好漢，今日在你跟前輸了銳氣，也祇是勝敗之常。若要在養漢婆娘面前賠口，叫我日後怎好見人，這是斷斷不能。」匡胤聽說，把二目睜圓，喝聲道：「韓通，你不叫麼？」又把拳頭照面一頓的打，直打得韓通受痛不過，祇得叫聲：「祖爺爺，我與你有甚冤讎，把我這等毒打？」匡胤又喝道：「你這不怕死的賊囚，怎麼祇叫得我，快快叫了素梅，我便饒你的命。」韓通無奈，祇得叫一聲道：「我的祖太太，我平日從不曾犯你的戒，也算得成全你苦守清名，怎麼今日袖手旁觀，不則一聲，忒覺忍心害義，望你方便一聲，解勸解勸。」

正在這裏哀告，祇見府中來了兩個承值的，走將進來，一看見是韓通，便叫一聲：「韓二虎，你終日倚著力氣，在大名府橫行走闖，自謂無敵，任你施為，怎麼一般的也有今日，遇著了這位義士，卻便輸了銳氣，你既是好漢，不該這等貪生怕死，就肯叫粉頭為祖太太，可不羞死，你平日的英雄，往那裏去了？」說罷，又勸匡胤道：「公子也不必再打了，想今日這頓拳頭，料已盡他受用，憑他有十分的本事，也不敢正眼廝覷，還要打他則甚。」匡胤聽說，把手一鬆，韓通便爬了起來，往外便走。匡胤叫道：「韓通，你且聽著，我有話分付你，你今快快離了大名，速往別處存身便罷。倘若再在此間擔擱，俺便早晚必來取你的狗命，決不再饒。」韓通聽了，心下又羞又氣，暗暗想道：「我一時造次，遭了這一場羞辱，如今欲要與他相對，料也難勝，況此地難以再住，不如且往別處安身立命，養成銳氣，報復此讎，也不為遲。」想定主意，即時出了院子，離了大名，抱頭鼠竄的望著平陽而去。這正是：

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不說韓通逃往平陽，希圖後報。且說匡胤打走了韓通，重與素梅敘話。素梅見匡胤本事高強，十分豪俠，心下愈加歡喜，就有永結百年之意。匡胤知他意思，便與素梅締結偕老之盟，成就交歡之禮，設筵款飲，談論怡然。時至初更，擁歸寢室。正是：

未際風雲會，先承雨露恩。

山盟從此定，海誓不須更。

次日，匡胤起身，作別了素梅，回至館驛。兩個管家接著道：「公子，你憂殺我們，聞得在院子內，打走了甚麼韓通，恐怕竇老爺知道不便。況且地裏生疏，人情不熟，可不要暗裏吃人打算麼？幸虧了那兩個承值的，昨日回來，出去打聽，聞他逃在別處去了，我等方纔放心。今後萬望公子休要出去惹禍，免得小人驚恐。」匡胤喝道：「干你甚事？你們動不動祇管有甚麼驚恐，我公子憑他有甚風火，總然不怕，須要拼他一拼，怎肯束手待斃，你們嚕嚇做甚？」那兩個管家，就不敢言語。自此以後，匡胤時常到素梅那裏來往，意合情濃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捻指之間，二年有餘。日日在大名府招災惹禍，任意橫行。虧殺了那個竇總兵，替他周全做主，故此無事。忽一日，竇溶坐在私衙，心中想道：「趙公子在此二載有餘，惹下許多禍事，本帥擔了多少干係。如今尚有半年，若待限滿回去，料他又招非。不如修書一封，給他一道批文，打發回去，一則地方得以安寧，二則完我這番情面。」想定主意，遂分付旗牌，往館驛中請趙公子進來。不多一會，早見匡胤走進私衙，與竇溶見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，用過香茗，竇溶開言說道：「賢弟自從駕到敝府，倏忽之間，二載有餘，愚兄因簡命多繁，其於晉接有失簡慢，叨在世誼，俱望包涵，目下且喜限期將滿，意欲先請回府，免得老伯大人日夜憂思，在家懸望，不知尊意以為何如？」匡胤聽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小弟遭配麾下，錯蒙雅愛，極承過費，實是難當，今既恩放，當於家君跟前細述盛德，倘遇寸進，自必厚酬。」竇溶連稱不敢。即時分付家人治酒，趁今日與趙公子餞行。家人即忙排了酒筵，竇溶便請匡胤入席，賓主二人，開懷對飲。酒過三巡，食過五味，匡胤即便辭席。竇溶不好強留，登時寫下一書，無非與趙指揮問安的意思。並匡胤限滿文憑，外贈路費銀四十兩。匡胤一一收明。

當時拜謝辭別了竇溶，回至館驛中，收拾行裝。帶了兩個管家，復至院子裏辭別素梅。那韓素梅聞知匡胤限滿回家，十分不捨。匡胤安慰道：「美人不必挂懷，俺今回至汴梁，若遇便時，早晚決來接你，必不有忘。」素梅哽咽不絕，擺酒送行。此時匡胤歸心如箭，略飲數杯，以領其情。彼此各致叮嚀，灑淚而別。離了大名，望夷梁古道而行。有詩為證：

征人登古道，野外草萋萋。

心忙騎覺慢，意急步偏遲。

懶觀青草景，愁見白雲低。

山水稱雅好，無心去品題。

匡胤在路行程，朝行夜宿，不覺早至東京，進了汴梁城，滿心歡喜。來到十字路口，祇見那些經商客旅，三教九流，見了匡胤，一個個面戰心驚，頭疼膽怯。有一人道：「三年不見趙大舍，地方恁般無事，今日回來，祇怕又要不寧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不然，常言說士三日不見，當刮目相待。他出外多年，年紀也大了些，安知不學些禮數，習些規模，煥然改觀，一變至道，難道是個仍舊貫不成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雖然年紀大了，猶恐這副心腸終究是不換的，豈不聞古語說的，道是江山可改，秉性難移。我們如今也不必管他，祇消自己各奔前程，便沒事了。」匡胤一路行來，聞了這些言語，心中祇是暗笑。

正行之間，卻好又遇見了張光遠羅彥威二人，彼此大喜，各作了揖，問安幾句，羅彥威遂邀至酒樓接風。匡胤先發付兩個管家，收拾了行李，回家報知。自己卻藏好了書札批文，與張羅二人傳杯遞盞，暢飲舒懷。正飲之間，匡胤又把在大名府結納了韓素梅，打走了韓通，及竇溶相待之情，前前後後，許多事端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二人也把別後之事，談了一番。三人俱備大悅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三人輪杯把盞，吃了半日，俱有幾分酒意。匡胤執杯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愚兄遭配了三年，不知近來朝廷的政治何如，國家的

事情怎樣，想賢弟必知其詳，愚兄願聞一二。」張光遠道：「兄長不說便罷，若說起朝中之事，比前大不相同。近來南唐主新進來一班女樂，共是一十八口，內中有兩個花魁，一名無價寶，一名掌上珠，果是閉月羞花，沉魚落雁。不料皇上受獻之後，迷亂荒淫，朝綱久廢。大興土木之工，創造一院，名為御勾欄，外設園亭，內興樓閣，將這班女樂，居住在內。那皇上每日率領了文武勳臣以及貴戚，到這院內，開長夜之飲，縱流連之歡。這些女樂，便扮演雜劇，歌唱舞蹈。以此日費斗金，民窮財盡。雖有大臣上本諫阻，反致加罪。因此謗言日積，國勢日非。據小弟看將起來，這江山不久必屬於他人。不知何人有福，受此社稷。」羅彥威道：「俺兄弟闊別了多時，今日歡聚在此，祇顧飲酒罷了，這些閑話，提他則甚。若說江山誰得，祇怕除了大哥，別人消受不起。」說罷，獨自斟飲。匡胤又問道：「那皇上設立御勾欄，可許百姓觀看麼？」光遠道：「祇有這一件，還算他無道之中，略有一點與民同樂之意。他臨幸之時，無論士庶人等，不禁出入，任憑觀看，故此小弟得知。」匡胤道：「我往大名去了三年，不想汴梁添了這些景致。既然不禁出入，趁此天色尚早，二位賢弟同我去觀看一回，可使得麼？」光遠道：「兄長要去，弟當奉陪。」羅彥威便叫酒保上來，算還了賬。

三人一齊下樓，出了店門，往前行走，不多時已到勾欄院門首，往裏面直走進去。果然好一座御勾欄，蓋造得窮工極巧，分外精奇。但見：

四下玲瓏美景，八方渲染奇觀。巍峨亭殿接青雲，雕梁龍作隊，畫棟鳳成行。曲徑幽深行遠，遍栽異卉佳花。忽傳皇駕幸勾欄，美人俱盡態，樂女悉趨躄。

匡胤看了，夸羨不已道：「好一座御勾欄，蓋造精工，堪稱盡美。」遂問道：「賢弟，那座高樓叫甚麼名兒？」光遠道：「這叫玩花樓。」匡胤道：「俺弟兄們上去走走何如？」說罷，三人走上樓中，祇見正中設著一張鬧龍交椅，兩旁放著兩個繡墩。匡胤又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坐的？」光遠道：「那中間龍椅，是當今坐的，這兩旁繡墩，是兩位丞相坐的。」匡胤回頭問道：「那東西懸掛著鐘鼓，要他何用？」光遠道：「東廊懸的，便是龍鳳鼓。西廊吊的，便是景陽鐘，祇因當今不時駕幸勾欄，恐怕那些女樂們一時不知，故此設下這鐘鼓，當作宣召的一般，敲動起來，使那女樂們聽了，便知聖駕臨幸，方好上樓侍候。有的歌唱，有的舞蹈，真是娛心悅目，好看不過的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既有這般趣致，俺們何不隨喜一回。把那其中滋味，賞鑒賞鑒。張賢弟，你去撞鐘，羅兄弟，你去播鼓。待我在龍椅上裝一個假皇帝坐坐，看看這些女樂來也不來？」張羅二人一來也有了幾分酒興，二來卻像有鬼使神差的一般，忘其利害，這也是合當有事，所以如此。那張羅二人各自走至廊下，擊鼓的擊鼓，撞鐘的撞鐘，分頭亂了一回，回身望著繡墩上坐定等著。這分明是：

祇圖戲玩成歡娛，豈料災殃在眼前。

當時鐘鳴鼓響，早已驚動了掌院太監，慌忙往各院裏去吆喝傳呼，說道：「你們眾女樂快些上樓，萬歲爺駕到了。」那些女樂聽見，不敢怠慢，各自拿了樂器，但見有的執著笙簫弦管，有的執著象板鸞箏，一齊歌唱起來，宮商迭運，角徵徐吹，真是：

裊裊音如縷，陽和律呂平。

新聲殊激楚，仙樂耳漸明。

眾女樂奏動音樂，一齊走上樓來見駕，一個個粉臉低頭，花枝招展，俯伏在地，口稱：「萬歲皇爺，女樂們接駕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那張光遠羅彥威二人雖然帶著幾分酒意，心下到底驚慌，想道：「此事做得不好，假裝天子，滿門處斬，這禍如何當得？」急望匡胤丟了幾個眼色，要他見機而作，遠禍全身的意思。誰知匡胤一時高興，那裏就肯動身，聽見眾女樂齊呼萬歲，不覺滿心歡喜，笑逐顏開道：「美人免禮平身。」那眾女樂謝恩已畢，站起身來，往龍位上斜眼一看。

不看時，萬事皆休。一看時，個個膽怕心驚，往後倒退，這龍位上，那裏是當今聖上！原來是一個紅面後生，兩邊繡墩上，坐的是兩個少年子弟。眾女樂看了，一時齊聲罵道：「那裏來的無知小賊，擅坐龍位，假扮天子，戲弄我們，真是大膽包天，目無國法的了。軍士們何在，樓上有賊，快與我拿下！」那下面掌院的太監聽得樓上有人假裝天子，擅坐龍位，大驚不迭，慌忙帶領虎賁軍二十多名，各執棍棒繩索，奔上樓來。此時匡胤聽見女樂喊叫，不覺大怒，喝道：「賤婢！你們不來歌舞唱曲，奉俺歡心，反來放肆辱罵，怎肯饒你？」立起身來，一伸龍腕，照著無價寶臉上一掌，祇打個倒栽蔥，滿樓上亂滾，散亂烏雲。掌上珠見了，喊聲：「不好了，醉漢行凶打死人了！」一句話尚未說完，早被匡胤趕將過去，祇一腳，踢下樓去，跌得半死。張光遠見了如此光景，把那幾分的酒意唬醒了大半，慌忙說道：「大哥，俺們一時高興，惹這大禍，他們怎肯甘休？趁此女樂們盡都散去，極早走罷，倘再遲延，你我怎好脫身？」正說間，祇聽得樓下一片聲喊起，趕上許多兵來，各執軍器，一擁上前，把三個圍在中間。匡胤見眾軍來勢洶洶，赤手抵敵。舉眼四望，捉一空，飛起右腳，把一個執短棍的軍士一腳踢翻，順手奪了短棍，掄開混打。張光遠奪了一條梢棒，使動幫扶。羅彥威手無軍器，忙把那隻金交椅拿在手中，望外亂打。祇因這一番大鬧，有分教——樓閣依然，頃刻珠殘玉碎。圍圍雖在，片時花隕卉傷。正是：

棍發聊舒五內憤，棒開得助一身威。

不知匡胤怎樣脫身，且看下回便見分曉。